

鴉片戰爭前後的東亞國際關係和琉球

真栄平 房昭

1、東亞形勢和琉球

19世紀中葉，東亞諸國受歐美列強的軍事干涉被迫實行“開港”政策。在這期間，中國也經歷了鴉片戰爭、“五口通商”、太平天國運動、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60）等未曾有過的歷史。

本報告根據1840～50年代處於這種轉換期的中國形勢，在鴉片戰爭前後的東亞國際關係中，對通過琉球所得到的海外情報的傳播和福州貿易動向等問題進行分析，以闡明當時的歷史狀況。

（1）由中國至琉球傳到日本的鴉片戰爭情報

衆所周知，有關鴉片戰爭的海外情報給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帶來了重大的衝擊。這使日本認識到現在所面臨的是超越了“藩”的範疇，上昇為整個日本國家的危機。關於近世日本所得到的海外情報，大家多有所聞的是通過來到長崎的中國船隻和荷蘭船隻所帶來的。如《唐風說書》、《和蘭風說書》就是其例。然而，通過琉球朝貢使節得到的有關鴉片戰爭情報之存在，迄今為止鮮為人知，並且許多真實情況尚有不明。因此在這里首先介紹一下通過琉球這一渠道所得到的海外情報中尚未公開過的史料，其次再探討其中具體內容及其史實關係。

琉球在被併入中國冊封體制的同時，又在幕藩制國家之下與長崎、對馬、松前一起成為日本對外關係的“四大窗口”之一。⁽¹⁾這就使琉球具有了處於日本和中國之間，有着即從屬又不完全從屬於任何一方的特性，或可以說處於雙方的“交界處”了。

琉球的這種特殊位置所形成的“交界處”對東亞地區的情報交流，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關中國軍事糾紛的不少海外情報都是通過琉球傳到日本的，⁽²⁾如明清交替、三藩之亂、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等々。

那麼，對於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門戶開放、以至太平天國運動之間中國社會的動蕩，當時的日本和琉球是怎樣認識的呢。

下面，就以19世紀後半期中國形勢的變動為中心，就通過琉球渠道獲得有關中國的情報，進行具體的探討。（參照年表）

鴉片戰爭的情報

追尋通過琉球這個渠道所得到的情報，就會發現福州琉球館在這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做為進貢使節住宿之用的琉球館（柔遠驛），這里住着與中國進行外交事務交涉的存留通事（翻譯）以及琉球官員、留學生。另外，中國的商人和福建地方官員等也經常出入往來。

這其中，被稱為“河口通事”的中國人翻譯和琉球人的接觸尤為密接。他們在琉球和中國當局之間，為辦理各種的事務，充當調停人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通過“河口通事”，福州琉球館得到了許多的中國情報。也就是說，福州琉球館具有一種情報中心的性質。

這些中國情報通過從福州回國的琉球人又傳到了薩摩藩那里。如，在薩摩島津家文書中有一份史料（琉球所報告的便條）〈琉球館より申出候書付〉。這就是鹿兒島琉球館的官員把從福州回來的琉球人那里聽到的中國情報彙集起來編寫成的，即〈唐風聞之次第〉（1840年8月）。看其內容，可知琉球人對鴉片戰爭（1840～42）的具體戰況了解得十分詳細。

1840年2月，英國政府借口英國走私鴉片在廣州被毀，決定向中國出兵。同年6月，自新加坡北上的英國艦隊，集結在浙江海面，占領離長江口不遠的舟山列島，並攻打乍浦等沿岸港口城市。關於這段鴉片戰爭的情況，琉球渠道

所傳來的情報是這樣的。

“六月初，荷蘭船四、五十艘（即英國艦隊），到達浙江省定海縣，開炮擊傷清兵等。本月底，攻擊乍浦，因清軍反攻，七月中旬撤走，英國軍還到廈門攻戰清官軍，戰敗撤軍。因戰亂，廣東、浙江海陸交通發生阻礙，商人甚為困惑等々”。

迄今為止的這方面研究史，只注重對長崎渠道傳到日本的有關鴉片戰爭情報的研究，而事實上這些情報也是通過琉球傳到薩摩那里的。薩摩藩主島津齊彬是一位既有豐富海外知識，又能及時洞察世界形勢的藩主，在當時是以“開明人士”而著稱的大名。但是，使他成為“開明人士”的海外信息的來源是哪呢？。研究現存的有關島津齊彬的書信等，我們發現，他在收集長崎的中國、荷蘭船隻帶來的海外情報（即唐、和蘭風說書）的同時，又積極地收集許多通過琉球這一渠道傳來的海外情報，并把這些情報傳給了當時的江戶幕府。

（2）鴉片戰爭後的東亞地區

鴉片戰爭中，清朝的失敗給日本帶來了很大的震動，以此為契機，日本對西洋列強的認識也發生了變化。同時，又傳來英國艦隊將要來日本的消息，更加劇了江戶幕府的統治危機，對鎖國體制越發不安。⁽³⁾

與此同時，國內又屢屢發生農民起義，幕府政局急劇不安，唯恐重蹈清王朝之覆轍。幕府擔心在日本發生象太平天國那樣規模的反體制運動，而造成內憂外患，瓦解幕藩體制的國家基礎。

在鴉片戰爭中失敗的中國，被迫答應英國的要求，開放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等港口。當時，做為琉球貿易樞紐的福州也在其中。1844年5月，英國在福州城外的南台開設領事處。⁽⁴⁾薩摩藩通過琉球渠道得到包括南京條約的復印件在內的海外情報，察覺到了英國的動向。通過琉球，鴉片戰爭的情報傳到了薩摩，這成為了解中國形勢變化的重要資料。

1845年，英國領事阿禮國（後來的首任駐日公使）到福州上任，一方面整

頓開放後的通商體制，另一方面在英國領事館通過基督教傳教士伯德令收集琉球方面的情報。同年英國測量艦Samarang号再次來到琉球，而後又到長崎、濟州島等地進行測量。在日本的北部，沙皇俄國對蝦夷（即北海道）虎視眈眈，在南部英、法、美等國列強又逼近琉球。面對這些情況江戶幕府的有識之士愈發感到危機重々。正如《壬子防海新策》中所說那樣，“如果蝦夷、琉球不保，則日本將無自存之地”。即如果南北兩地遭受入侵，則日本存亡就顯得十分危險。

歐美列強在東亞地區用大炮、軍艦展開“武力外交”，并把琉球視為插足日本的跳板開始覬覦。1844年來到琉球的法國遠東艦隊，不顧琉球王府的強烈反對，強行把傳教士噶爾咖叻⁽⁵⁾(Forcade)留在琉球。對法國提出的貿易要求，幕府不得不以僅限定在琉球為條件，做出讓步。但是，這個讓步成為使日本開國的重要契機之一。法國傳教士的駐琉，成為幕府鎖國政策下允許歐州人居住的首例，這比被里艦隊來琉球要早大約10年，它不僅是基督教傳教的再開之始，同時也成為瓦解幕府鎖國體制的一個突破口。

近年來，把“西方的衝擊”這種“外壓”單純地看做“近代”開始契機的歷史認識受到批判。在中國史研究領域，巫州地區交易網的形成、開放港口與地區市場圈的關係等問題正在以新視點得到闡明⁽⁶⁾。縱觀東亞圍繞琉球的歐美列強動向，就會看到琉球王府曾以〈法英情狀⁽⁷⁾〉的形式向中國匯報並請求援助，但是清朝廷沒能做出有效的舉動，這使傳統的封貢體制顯示衰微。1850年8月，英國軍艦レナード号為了通商和傳教來到琉球，遞交了外務大臣パーマストンの書信。面對這種外壓，琉球王府用以下理論加以抵抗，即琉球地無物產，無力與中國、薩摩以外的國家進行貿易。以此拒絕了英國的通商要求，並從以“孔孟之教”為國策的角度，聲明不能容忍基督教的傳布。也就是說堅持不與荷蘭以外的歐州各國通商的“鎖國”理論，并把東方的儒教與西方的基督教相提並論以圖回避外來事的壓力。

2、太平天国之戰乱

(1) 太平天国和被里的視点

1851年(咸豐元),爆發於廣西的太平天国運動,頃刻之間向各地發展擴大,成爲動搖清王朝根基的民衆運動。運動的領導人洪秀全向民衆呼吁建立“大同世界”即自由、平等的世界。53年1月,太平軍攻處於長江中游南岸的湖北省武昌。

武昌連同北岸的漢口被稱爲“武漢三鎮”,有“能控制武漢者,就控制中国”之說(後來的辛亥革命也是在武昌發生的)。太平軍從武昌沿江而下,2月18日攻破江西省九江,24日攻破安慶,并且五十余万大軍逼近長江流域的大城市南京。經過和清軍猛烈地攻防戰,3月20日(農曆2月11日)終於攻破南京,將南京改稱爲天京,定爲太平天国的首都。這樣太平軍控制了長江以南的大片地区,發展成可和清朝對峙的勢力。

當時,美国被里艦隊在去日本的路上停泊在上海。美国艦隊要來日本的消息早已傳到幕府,老中阿部正弘通過交換其消息,和強有力大名加強了團結。⁽⁸⁾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被里對因太平天国内乱而動蕩的中国十分關心,写下了令人感興趣的日記。其內容如下:

現在的中国形勢極不安定。似乎整個清国處在革命前夕。反乱勢力(太平天国)占領了該国家的一半,他們代表着被滿州人奪取了政權的漢族人。他還說,“那種認爲這些動搖不過是東方各国形勢變化的發端而已,它予示着將爆發一種強有力的革命的這種推測也是有其根柢的”。并堅信受基督教影響的太平天国之乱是“受神的旨意,由神來指導的”。“從爲數衆多同時爆發的大事件來看,日本的命運也是予料之中的,破局是確定無疑的,也許時間上會晚一些”。他認爲日本的未來也將和中国一樣面臨不可收拾的局面。⁽⁹⁾

關於太平天国運動的實際情況,正如被里所認爲的那樣,“他們是代表被清朝即滿州人剝奪了国家的漢民族”,所主張的是漢民族反對滿族的統治,要求反

清復明。但被里同時還予感到太平天国運動受基督教的影響，這將給中国社会帶來革命性的變化。

早些時候便察覺到太平天国情況的首席翻譯官衛廉士也有跟被里同樣的認識，1853年5月14日，在從上海到琉球的サラトガ号艦上，斷言說“我確信中國將在迎接新時代的黎明”。7月14日被里等人在浦賀奉行戶田伊豆守等會見上，提及太平天國的“革命”，但（浦賀）奉行關於其問題小心謹慎地避開沒談。在該會見席上坐在一起的衛廉士認為，對日本來說要認真研究太平天国運動，因為這也許是將來日本發生重要變化的前兆。⁽¹⁰⁾

這樣認識將太平天国運動做為也許給日本社会帶來新的變革即“重要變化的前兆”，這事實是值得注視的。另外，在美國人期待着日本社会發生革命性的變化之背後，隱藏着他們這樣可以使對日外交順利開展的打算，即希望開國交涉在有利于美方的形勢下進行。

（2）琉球進貢使和戰亂的影響

從東亞史的角度來看，圍繞太平天国的中国情況當時是怎樣被看待的呢？下面探討一下去中国的琉球貢使親身體驗所得到的海外情報。

1852年秋，琉球貢使譜久村親雲上和正議大夫瑞慶覽親雲上等人在那霸動身進京，12月份正值太平軍占領漢口情況緊張時期。第二年正月在北京朝貢完畢，貢使在回福州的路上，因太平軍的影響不得已改變返回福州的路綫。53年春天，他們被迫停留在福建省北部建寧府繞過山岳地帶的岔道，把各自攜帶的物品存在建寧府，只把皇帝所給的賜品帶回福州。5月10日，他們從建寧府乘小舟出發，28日好不容易到達福州。直到兵亂鎮壓下去之後，才派護兵去建寧府把寄存的東西帶回來。此次中国之行可謂是九死一生。

因太平天国運動的影響，貢使的回国日程往後推遲。1853年（咸豐3）6月15日，據歸國的請諭使馬克承（小祿親方良泰）匯報，“現在逆賊猖獗，各省的官軍正在同心協力地進攻之中，去年所遣的貢使又受阻于貢路上，難往前走，

一直在建寧府停留還不能回琉球館”⁽¹¹⁾。

琉球王府擔心貢使在中國的情況，1853年秋天，在接貢船去閩時，附帶了一份〈安否伺之咨文〉（即問貢使之平安咨文）。但因以前從來沒發過這種咨文，恐其發生什麼誤會，最後尊重河口通事的意見，沒有向福建布政使司提出⁽¹²⁾。但琉球國王對此非常擔心，命王子和三司官在弁財天堂、弁嶽、觀音堂等處向神祈禱，希望平定“逆賊”（太平天國兵亂）以保平安⁽¹³⁾。也就是說，在中國兵亂將給琉球帶來影響的情況下，王府要人向神祈禱，以鎮不安。

1853年5月，福建天地會（雙刀會）響應太平軍的行動在海澄縣起義，占領漳州、長泰、同安、廈門等地，6月台灣天地會舉旗造反⁽¹⁴⁾。“唐國兵亂”的情況越發嚴重，通過琉球渠道傳來“海賊”跋扈而襲擊官民這種逼真的情報。中國政局的不穩定給日本幕藩領主也帶來不安。1853年（嘉永6）8月佐土原藩主島津忠寬向幕府上書提出加強海防⁽¹⁵⁾。書上寫道“近來有耳聞。現在清國大亂，也許其波早晚將波及日本”，恐怕清國內亂波及日本。同年9月29日，島津齊彬在給幕府御醫多紀元堅的信里寫道；

中國其後仍至動蕩不安，且無可治之兆。今秋將渡中國之琉球人甚為恐慌。中藥的購入恐有障礙。

中國的兵亂毫無結束的樣子，要去中國的琉球人都有“恐懼”之感。事實上同年秋天出發的琉球接貢船被“海賊”搶走裝載貨物⁽¹⁷⁾。第二年即1854年，太平軍加強攻勢，戰火燃到浙江省寧波。因此經常往來于長崎的中國船隻沒有到來，這對日中貿易造成嚴重影響。長崎荷蘭商館館長D.Curtius說；

本來，一月份應從寧波到來的中國船還沒到。日本人對此好像已經死心。俄國人予料到中國內亂加劇，中國船不容易過來。長崎人會受到嚴重的損失⁽¹⁸⁾。

對長崎來說，中國兵亂不是隔岸觀火，而是受到了嚴重的經濟打擊。同年6月4日，琉球三司官池城親方等人給薩摩新納太郎左衛門送去了新情報。

崛起于江西之賊兵日漸強盛。去年三月南京失陷，雖防以數萬官兵，然賊

兵勢強，至今不分勝負。殘余賊兵攻進各地，自去年三、四月以來，湖北省、湖南省、江南省、山東省、直隸省的不少州縣先後失守。此外，因各處賊兵蜂起，并威脅官員、商人、旅客等，動用官兵制止，在福建省蜂起的賊兵都被撫院打敗了。

根据其情報得知，在廣西起義的太平軍，“去年”即1853年3月奪取南京，第二年春天，戰火擴大到湖北、湖南等各省。另外，1854年6月12日池城親方等人的書信，傳來更具体的情報。即太平軍攻占南京之後，其勢力越發壯大。⁽¹⁹⁾53年冬到第二年之間，占領湖北、湖南、江南、以及山東省的二、三個州，天津也被包圍了。在各地有“盜賊”橫行，襲擊官員和旅客的情況。53年4月以來，“賊兵”在福建起義，同年8月撫院命令官軍平定賊兵，但結果讓“賊首”跑掉，到現在賊兵還鬧得很亂。

1856年6月，又有兵亂情報通過琉球傳到薩摩藩。“同年正月，長髮賊一共數千人，攻入江西省武昌，奪取米穀、財物，襲擊婦女，放火焚燒。因此逃入福建省建寧府的二千多難民跟乞丐一樣的悲慘，福建總督害怕賊匪混進難民群中，發給難民食糧，把他們送往家鄉，并搜索賊匪的下落等等”⁽²⁰⁾。

因戰亂，中國大動脈的運河交通網在各地混亂，使到達北京的路線中斷。大運河和長江彙合点的要地鎮江也被太平軍占拠，琉球的朝貢路線也面臨危險。因此，1854年（咸豐4）沒允許進貢使向邦棟、毛克進等赴京朝貢，他們直至第二年的8月，不得已一直停留在福州琉球館。1856年貢使向有恒等人的赴京日程，也因賊匪們的阻礙，耽誤了時期，到北京時已是第二年1857年3月份了。

（3）收集海外情報和薩摩藩

海外情報的公開化使得圍繞開國政策的討論變得更加自由，又對促進政局認識的一致起到了重要的開端作用。在通過互換情報而建立起密切關係的開國派大名之中，島津齊彬特別認真收集海外情報。除了長崎渠道以外，他還通過琉球渠道得到了許多海外情報。齊彬把這些情報傳給德川齊昭、松平慶永、伊

達宗城等一橋派系的大名以及老中阿部正弘，前關白近衛忠熙等人，在幕府、大名、朝廷之間，他做為情報交叉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以被里到來為契機，人們要求幕府公開海外情報的呼聲日益強烈。1853年（嘉永6）7月10日島津齊彬所給德川齊昭的信里指出，在這種情況下，不要封鎖海外情報，把它通知大名並征求他們的意見，對團結人心會有一定的作用。齊彬利用從琉球渠道得到的太平天國情報，給水戶的德川齊昭和京都的近衛忠熙等人寫信，告知“唐國爭亂”（中國內亂）的情況。即：

中國內亂越發嚴重。因琉球船還未歸來尚不明詳情。據“琉球人書信”得知，在太平軍里，有稱“明王朝裔孫”朱氏的，名將也不少，他們施奇計，攻取五、六個省，并把“往來北京之第一要地”的南京攻陷。因此運送物資受阻，而米價穀價上漲，餓死的人也不少。但在太平軍這裏，米穀充足又便宜，且由于施以“仁政”，多有官軍前來投誠。對此皇帝憂慮不止，屢屢公布敕諭。⁽²¹⁾

除了這些通過琉球所得到的情報以外，薩摩藩也收集通過荷蘭人傳來海外情報。1853年11月21日，薩摩藩的“密使”到長崎荷蘭商館訪問，要求提供集結在琉球的被里艦隊的動向及中國內亂的情報。⁽²²⁾得知中國內亂動向的島津齊彬，準備乘其混亂之機，向中國推銷武器。另外，琉球國也竭力去掌握形勢，從進入那霸港的外國軍艦那里听取中國情況，1854年2月從普提雅廷提督率領的俄國軍艦收集到了有關中國內亂及被里軍艦動向的情報，又從法國船隻那里得到了有關“魯西亞，土耳其合戰”（克里米亞戰爭）的情報。

琉球把這些海外情報逐一向薩摩藩匯報。1856年4月，琉球使節把在中國親眼看到的有關太平天國戰亂的詳細情報傳給薩摩藩，薩摩藩對其內容進行整理，寫成全文由17項構成的“唐國兵亂一件”報告，提交給江戶幕府老中。⁽²³⁾

3、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情報

1856年到60年，英國、法國對中國挑起新的侵略戰爭，這就是第二次鴉片

戰爭。因太平天國戰亂和列強侵略，“內憂外患”的清王朝其權力基礎大大削弱，失去了外交場上的向心力。這就導致了冊封、朝貢体制的崩潰。⁽²⁴⁾

1860年（咸豐10）夏天，琉球貢使向志道到達福州。但因進北京的路線被太平軍阻斷，沒辦法只好把赴京朝貢日程推延到第二年3月份。沒想到4月1日北京傳來的通知是奉勸琉球貢使歸國。琉球面臨這種前所未聞的事態，多次請求立刻進京朝貢，然而沒有成功，結果只好回國。以後也因戰亂不息，應由中國輸出的絹織物、茶葉、中藥等貨物都中止了。

因太平天國之亂，朝貢制度事實上停止了，當時遭受深刻影響的國家不只是琉球，越南也遭遇相似情況。1852年10月從首都順化出發的貢使經過三年時間還未回來，55年末才回國。1853年到67年之間，派遣貢使的活動不得已中斷了，原因是進京的貢路被太平軍占領了。⁽²⁵⁾

這些中國情況通過琉球，傳到薩摩藩主島津齊彬那里。齊彬很擔心日本也發生和中國同樣的事態，在1858年（安政5）5月，給幕府的建議書里陳述，如果歐美國家一起向日本涌過來的話，國力疲憊，恐怕會發生“內亂”。

這種緊迫的危機意識的背後，有着因外憂內患處于窘境的中国這一先例，這一點是值得注目的。同年5月29日，島津齊彬給早川五郎兵衛的書信里說：⁽²⁶⁾據從停留在琉球的法國人的情報得知，明年在北京將開設“英、法兩國公館”、還有英國掌管朝鮮、美國掌管日本的準備。繼而6月5日、島津齊彬在給近衛忠熙的信里說：⁽²⁷⁾

琉球人來日本之際，尋問過中國情況，據講賊兵勢盛。且和英法兩國和親之事仍無頭緒。一隻亞船（美國船）來到長崎，和先來的二隻船一起將赴江戶。此外，據說俄、英、法三國之軍艦將紛紛逼近江戶近海。據其這情報，在中國太平軍勢力大，和英、法國兩國的親善也尚未建立起來。還聽說：俄、英、法三國的軍艦將來不久江戶近海。

在中國，英、法聯軍占領天津，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1858年6月簽訂了天津條約，其內容強化了南京條約中的不平等的條款內容，規定新開設11個對

外開放口岸、鴉片進口的合法化、允許外交官駐在北京等等。天津條約成立之後，指揮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英國額爾金勳公爵率領兩艘軍艦來到江戶港，強迫幕府簽署日英修交通商條約。

不出島津齊彬的予料，列強的矛頭開始從中國轉向日本。也就在這一年，琉球宜野灣親方做為匯報中國情況的使者赴往薩摩，10月26日，和家老新納久仰見面，匯報了中國的形勢。與此同時，琉球方面傳達了琉球國王的旨意，由於“唐國爭亂”的原因，希望冊封使來琉日期拖延。這裡非常值得注目的是：混亂不止的中國形勢開始給琉球外交政策之本的冊封關係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1859年5月英國領事阿禮國來日本上任，六月神奈川、長崎、函館等港口對外開放。當時，列強各國對中國再次發起了侵略。英國公使布魯斯以批准天津條約為名，率領由十五隻英國軍艦、二隻法國軍艦、三隻美國軍艦構成的聯合艦隊，從天津進入通往北京的白河，和要阻其進入的清軍交戰。有關交戰的消息立刻傳到日本，在駐日英國公使阿禮國和幕府老中的會見席上，有人匯報了“清國兵亂”⁽²⁹⁾。

1860年7月，英、法兩國率領兩萬人的遠征軍和兩百隻軍艦攻擊大沽炮台10月攻入北京。北京淪陷之前，咸豐帝帶領后妃及左右官員一起逃往熱河。英法聯軍放火焚燒圓明園，奪取金銀財寶，極盡暴虐之能。對於化為戰場的北京，琉球王府的史書做了以下記載。⁽³⁰⁾

中國賊兵昌熾，騷擾不堪。況又北京，有英法俄三國夷人，但振威勢，闖入城內，猖獗不堪等由。主上深為軫念，意欲掃盡賊氛，除去夷人，早享太平之福，乃禱告各神。

太平天國‘賊兵’騷擾，及攻進京城的英法俄等外國勢力呈凶的狀況就這樣傳入了琉球。

1860年10月簽訂了北京條約。清朝同意天津港口對外開放，增加賠款金額、苦力外流、割讓九龍半島等給英國。另一方面，俄國獲得了黑龍江以北，烏蘇里以東的大片領土。

1861年，逃往熱河的咸豐帝在失意中駕崩，同治帝即位。同年在北京開設總理衙門，歐美公使開始了北京駐住。之後，以華夷秩序和朝貢體制為基礎的傳統的冊封體制逐漸瓦解，東亞地區的國際關係也迎來了新轉換期。六〇年代的日本受到列強各國的軍事干涉，‘攘夷’意識高漲。幕臣大久保忠寬“認為將來也許英國和法國謀取對馬、壹岐、佐渡等地，美國占領伊豆大島，俄國占領蝦夷地（北海道地域）”，對日本邊境地區將被列強分割占領表示不安（《續再夢紀事》）。兩年前，已發生了俄國軍艦占領對馬事件，在樺太，日俄國境問題已成懸案。以往，幕府把琉球置于“外國地位”來看待，對於琉球的所屬問題，採取了曖昧的態度。但是由於擔心列強的侵犯，領有意識也逐漸發生了變化，對琉球認識漸漸轉為“日本國內的一部分”的方向。

這樣，在西方列強闖入東亞的過程中，中國與其進行了一番激戰。這一經歷把中國最先推入了“開國”的動蕩之中。這種瞬息萬般的中國形勢對當時的日本來說是不可等閒視之的。但是日本的外國情報不僅是來源於長崎的《唐船風說書》、《和蘭風說書》等書，我們還應該注意到琉球這一信息來源的存在。

（* 參照日文論文的史料108頁）

注釋

- (1) ロナルド・トビ（速水融・永積洋子・川勝平太譯）《近世日本の國家形成與外交》（創文社，1990年）。
- (2) 真栄平房昭〈近世日本海外情報與琉球的位置〉（《思想》第796号，岩波書店，1990年）。
- (3) 藤田 覚〈海防論與東亞—對外危機與幕藩制國家—〉（青木美智男・河内八郎編 《講座日本近世史⑦開國》有斐閣，1985年）。
- (4) 《鴉片戰爭在閩，台史料選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399頁。
- (5) 關於法國艦隊的到來與噶爾咖叻的論文不少。近幾年的研究有島尻克美

〈幕末時期琉球王府の異国船對策—圍繞法国艦隊來琉事件—〉（地方史研究協議會編《琉球・沖繩—其歷史與日本史像》雄山閣，1987年）、生田澄江〈幕末法国艦隊的到來與薩琉關係〉（《沖繩文化研究》第19号，法政大學沖繩文化研究所，1992年）、外間政明〈弘化時期圍繞來琉的外国艦隊事件薩摩藩の動向〉（《地域與文化》第94号，ひるぎ社，1996年）、中島昭子〈噶爾咖叻神父與天主教在日本再傳教〉（岸野久・村井早苗編《天主教史の新發見》雄山閣，1996年）、小川早百合〈在一九世紀西歐的琉球情報與傳教士〉（前掲書）等，請參照。

- (6) 參照濱下武志《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清末海關財政與開港場市場圈》（汲古書院，1989年）、同《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東京大學出版會，1990年）、岡本隆司〈廣東洋行考〉（《東洋史研究》第54卷2号，1994年）等。
- (7) 〈法英情狀〉（《歷代寶案》別集，台灣本第15冊）。
- (8) 岩下哲典〈開國前夜の政局與被里來航預告情報〉（《日蘭學會會誌》第30号，1991年、同〈被里來航預告情報與長崎〉（《歷史手帖》第20卷4号，1992年）、青木美智男〈圍繞佩里來航幕府的對應〉（《日本福祉大學經濟論集》第2号，1991年）。
- (9) 《被里日本遠征日記》（金井圓譯、雄松堂），108～109頁。
- (10) 《被里日本遠征隨行記》（洞富雄譯、雄松堂）24、110～111頁。
- (11) 《歷代寶案》第二集，194卷9号文書。
- (12) 《琉球王國評定所文書》第八卷，182～183頁。
- (13) 《球陽》卷二二，尚泰王6年條。
- (14) 連立昌《福建秘密社會》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
- (15) 《島津齊彬文書》下卷一，738頁。
- (16) 《島津齊彬文書》下卷一，725頁。
- (17) 《琉球王國評定所文書》第九卷，251～252、285～286頁。
- (18) 《幕末出島未公開文書—ドンケル＝クルチウス記錄》（フォス美弥子編譯，

- 新人物往来社，1992年）78頁。
- (19) 《琉球王国評定所文書》第八卷，184頁。
- (20) 《琉球王国評定所文書》第一〇卷，195頁。
- (21) 《島津齊彬文書》下卷一，601~602頁。
- (22) 《幕末出島未公開文書—ドンケル＝クルチウス記録》70~71頁。
- (23) 真栄平房昭〈幕末時代の海外情報與琉球—圍繞太平天国運動—〉（地方史研究協議会編《琉球・沖縄—其歴史與日本史像》雄山閣，1987年）
- (24) 關於圍繞册封体制的崩潰與琉球的問題，請參考西里喜行〈册封体制崩潰時期的諸問題—圍繞琉球問題—〉（復帰20周年記念沖縄研究国際研討会實行委員会編・刊《探索沖縄文化的源流—環太平洋地域の沖縄—》1994年），真栄平房昭〈十九世紀東亞國際關係與琉球問題〉（《從亞州中研究出來③ 從周邊看來的歷史》東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等研究。
- (25) 《大南寔録》第四紀，卷一三。
- (26) 《鹿児島県史料、齊彬公史料》第三卷，1030頁。
- (27) 近衛家文庫（陽明文庫所蔵），《齊彬公史料》第三卷，1035頁。
- (28) 《鹿児島県史料 新納久仰雜譜二》448頁。
- (29) 《大日本古書 幕末外国關係文書之二十四》239頁。1859（安政6）年錫波爾德來到日本，路上逗留在上海時耳聞目睹太平天国軍的攻擊。听说在荷蘭領事館也武装警戒，“大部分的男人為防備緊急狀態，晚上也不睡覺”（《錫波爾德最後的日本旅行》平凡社東洋文庫，1981年，44頁）。
- (30) 《中山世譜》卷一三。

(年表) 鴉片戰爭前後的國際情況

- 1835 (道光15) 年 英国東印度公司的船隻來到琉球、朝鮮進行偵探活動。
- 1837 (同 17) 年 美国船馬禮遜號，在琉球停泊。琉球人譴責鴉片。
- 1840 (同 20) 年 將有關鴉片戰爭的情報、通過在福州琉球館傳到來日本
(史料1)。
- 1841 (同 21) 年 英国軍官E. Bekher在香港登陸。首次昇起了英国国旗并宣告領有香港島。
- 1843 (同 23) 年 英国海軍的測量軍艦Samarang號來到琉球，在測量了石垣島、宮古島及近海之後，返到香港。
- 1844 (同 24) 年 英国領事G. T. レイ，因于鴉片戰爭而開放的福州上任。
- 1845 (同 25) 年 英国領事R. 阿礼国 (後來的首任駐日公使) 到福州赴任。Samarang號再次來到琉球。
- 1850~60 (道光30~咸豐10) 年
中国發生内亂 (即太平天國運動) 涌入香港的人口猛增。
- 1856 (咸豐6) 年 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 (~60年)。通過琉球渠道所得到的情報傳來日本。即是“唐國兵亂一件”。
- 1857 (同 7) 年 在長崎簽署日本荷蘭追加條約 (8月29日)。該條約第14款規定禁運鴉片。
- 1858 (同 8) 年 簽訂天津條約。進行鴉片合法化。同年額爾金勳公爵率領的英国船隊來到江戶灣 (現，東京灣)。
- 1859 (同 9) 年 英国領事阿礼国來日本上任。神奈川、長崎、函館港口對外開放。
- 1862 (同治元) 年 長州藩士高杉晋作，薩摩藩士五代友厚等到上海，耳聞目睹中国社会的殖民化的情況，受到強烈的震驚。回国後，放火焚燒英国公使館等在日本攘夷運動激化)。